



旅軒集

三十三

13
2481
3



門
號 2481
卷 6-3

旅軒先生性理說卷之四

經緯說

論經緯可以喻理氣

古人借物明理者多矣以物可見而理難見故假易見而形難見也曰其比擬遂以為踰者有之如三才萬物之所以為三才萬物者曰道而已矣無此道則無三才萬物矣而有此道故乃有此三才萬物則道之為道豈不大矣哉然而本無其字遂借道路之道而名焉以其三才萬物之所共由而極之於既往之前莫極其始窮之於將來之後莫窮其終故借其古今通行人所共見者名之而其義見矣蓋聖人之作字或取於形或取於事或取意或取聲覆



上名天載下名地陽精為日陰精為月至於山川草木人
事之名皆各有所取也而惟道無形象可擬無端倪可舉
故無本字而必借之也所謂理所謂氣即此道之理此道
之氣也理亦本無其字而借治玉之理名焉以理之為理
為萬有之所宗而物之有脉理惟玉最密故借之氣亦本
無其字而借雲氣之氣名焉以氣之為氣為萬有之所成
而物之有變化惟雲最盛故借之理為道之理氣為道之
氣而不可以一道字而明其體用之妙故又必以理字氣
字而分其名此其借中之大者耳其餘本末源流綱領條
目根柢樞紐等目莫非借於物目而明夫義理也竊見經
緯字之借用於文籍中者亦尚矣經即織縷之縱而在袖

者也緯即織絲之橫而在杼者也經則自始至終道貫直
達而無有變易緯則一左一右反覆往來而須備曲折惟
其織出布帛之工未知果肇於何聖之世乎聞黃帝元妃
西陵氏始養蚕為絲則布帛之制蓋出於黃帝時耶其制
作之妙則實本於天地之理者也經以縱之緯以橫之非
經則無以出緯非緯則無以承經經緯既備然後布帛之
用行矣而衣裳帷幕黼黻文章至于交幣通貨之具皆此
焉出矣其為功用不亦大乎故有經則有緯未有無經之
緯又未有無緯之經經之通貫直達者未有一縷之或離
於緯緯之反覆往來者亦未有一縷之或違於經相預以
就並行以成焉然其為絲則一也其為物則非二也必也

絲功能齊縷色能純然後經以緯而致用緯從經而成布
不然而功有精粗色有純雜經雖常一而緯自不同則經
緯不倫而於是有反於經之緯焉布帛之用斯不成矣此
乃經之所以不可無緯而緯之不可有度於經者也夫經
緯雖不相離而其縱橫之勢既有體用之分則經之縱者
固常一矣而緯之所以錯綜旁行於經之中者不能無出
入得失之端焉此必有治緯準經之道而制其出者使入
其倫矯其失者使得其常然後其事順而其功成矣經緯
之義如是故提此二字擬之於理氣則竊以為似乎近矣
理乃道之經也氣乃道之緯也為經為緯者雖別而同是
絲也則其可以二其本字為理為氣者雖分而同是道也

則其可以二其源字指其常一者而謂之理指其變化者
而謂之氣則理固經於氣而氣固緯於理矣理豈有不管
氣之理氣豈有不本理之氣哉惟以理則無變而常一氣
則有變而不齊故疑於理自理氣自氣也然無變者為有
變者之體而有變者為無變者之用也常一者為不齊者
之本而不齊者為常一者之末也但其用分於體或有偏
勝之弊末遠於本或有橫夾之端故用勝於體末戾於本
然後道失其常緯與經反而始有遠理之氣矣見其遠理
之氣便以為理外有氣則是實不知道者也惟其氣出於
理而乃有遠理之氣者何也即所謂理之為經者無變而
氣之為緯者有變故無變者一直而常然有變者萬曲而

多差故也然則緯之反於經者何以辨之亦不過曰據其
經而知之耳緯出於經故緯之能準於經者緯之正也過
於經非準也不及於經亦非準也於是裁其過者而使之
不過引其不及者而使之能及蓋莫非經之常一者爲之
主而致其準也故緯之反於經者不能終於反而畢竟歸
準於經則經之常一者固自若也以此而論理氣夫豈遠
哉

又曰今此所擬之經緯止以理氣言也凡觀宇宙間道理
莫不有經緯焉姑以宇宙言之上下四方曰宇是經也一
定而不易焉古往今來曰宙是緯也其變則無窮焉至以
河圖洛書言河圖爲經洛書爲緯以八卦先後天圖言先

天圖爲經後天圖爲緯天地則形上形下爲經一黍一石
爲緯陰陽則對待者爲經流行者爲緯時節則暑寒晝夜
爲經雨暘風雷爲緯又至於物理人事之間無大無小無
顯無微皆各有經緯之義其有常者經也有變者緯也不
常則無以立體不變則無以致用常變相預體用必待者
固理之自然也道之常然也有常有變之中理氣之爲經
緯者最大焉有物之常而大者莫天地若也而天地亦有
時而變則天地果爲氣中物也其有以造天地窮天地者
豈非常之常大之大而爲一大經乎大經緯之中又有許
多經緯而道之爲道盡矣夫

論理氣爲經緯

夫道之大本固無象而實有條理之不可紊者具於自然之中故乃以理名之則人便疑夫理之爲理其亦一箇物者而有如天地之形于上下日月之麗于晝夜者然故言是理者又以爲無形體無聲色無方所焉則人之想象之者又疑其有不形不體不聲不色不可以一物名之不可以耳目接之者在於天地萬物之外而其名爲理也故理終不可得以明焉然則何從而求之何從而知之固不可用耳目視聽又不可用手足奔探只可以心會之而已此心即此理中物也以此心求此理何遠乎哉然亦非粹然強用心力而可以會得者也要須聚精凝神積以歲月平心一志不爲外物所攪撓則可以曰可目而有以會夫不

可目之妙據可耳而有以會夫不可耳之蘊既自著見於尋常事物間者實此理也亦豈渺茫終不可求者哉然則理果何如也不過以天地萬物而知之矣吾身亦萬物中一物也俯仰觀之四方觀之孰有非此理之所形哉然若曰天地萬物便是此理則天地未開闢萬物未生出而此理固已有焉萬物已盡天地已窮而此理亦未嘗窮盡焉則此理似乎不寓著於天地萬物者矣若曰此理果不寓著於天地萬物則天何從而爲天地何從而爲地萬物何從而爲萬物乎理又主張乎何事何物而爲理乎夫既上焉而天下焉而地以之有天地事業中焉而人物以之有人物事業則天地不自天地人物不自人物其必有主張

而綱領之者矣其必有根抵而樞紐之者矣即此理是也
理當有天故斯有天理當有地故斯有地理當有人與萬
物故斯有人與萬物觀天地人物之形體而察天地人物
之事業則其理斯可得而識矣目可耳可目而會夫不可
耳不可目之妙蘊者其不在是耶然天地人物之皆是此
理中聚散往來者爾又不可以此天地萬物謂可以盡夫
此理之全體極致則其全體極致斯亦可以心會之矣
理之云者不涉形氣之稱也而又不可外形氣而求之者
也高下之所從出而不可以高下偏言之也遠近之所從
出而不可以遠近偏言之也其以大小焉如是其以表裡
焉如是其以精粗焉如是其以貴賤焉如是若以其不涉

形氣者而言之則其所占者似是高也遠也大也裡也精
也貴也而以其不可外形氣求之者而言之則高下焉者
既皆此理矣下非其所遺也遠近焉者亦皆此理矣近非
其所遺也至於為大為小為表為裏為精粗為貴賤者莫
非此理矣則小者表者粗者賤者皆其所統也皆其所在
也豈非無所不包無所不備無所不通無所不貫無時或
無無處或外無事或欠無物或缺者其實也哉其不可以
一字之義而盡之故孔子謂之太極極是無所不統之義
也而又加太字於其上則太是無所復加之義也至周子
又加無極二字於太極之上則以明夫太極之非自為一
物而其為極也雖曰太矣而不可得以見其為太則所以

為極之太之實也必置而字於無極太極之間者所以明
夫無極太極之為一極也太極固自無極而無極所以為
太極者也以此言之則真而無妄者此理也純而無雜者
此理也善而無惡者此理也中而無偏正而無邪公而無
私者此理也直而無曲順而無逆易而無險者此理也是
而無非當而無乖密而無紊者此理也一而無二全而無
虧常而無變者此理也然亦非此理果有操象體段之可
指而遂以為真矣純矣善矣中矣正矣公矣直矣順矣易
矣是矣當矣密矣一矣全矣常矣焉者也直以其善為形
器流為性命者觀之便可窮得其必真必純必善必中必
正必公必直必順必易必是必當必密必一必全必常者

自為根抵樞紐於無形無象之中矣此此理之所以無盛
衰無始終亘古今一彼此恒為道之經者然也然則經不
是止自為經而無所為者也必有緯以成之經得緯為經
緯得經為緯經之不可無緯猶緯之不可無經也但經先
而緯後經體而緯用其為先後體用之分則不容無辨夫
所謂理者乃是有事物而窮原之稱若無事物則據何者
而知有其理乎理之為理以有條脉不可紊者而名之若
無事物則條脉之散布流注者其在何所乎無所不包者
必有以盡其所包無所不備者必有以盡其所備無所不
通者必有以盡其所通無所不貫者必有以盡其所貫然
後已也此所以理之必有氣也有氣然後條理脉絡著於

實用而為是道之成矣於是氣之凝聚者為形質形有大
小貴賤質有厚薄粹駁氣之運行者為候度候有清濁精
粗度有始終盛衰然則自至大至小其間凡幾萬般大
小也自至貴至至賤其間凡幾萬般貴賤也自至厚至至
薄自至粹至至駁至於清濁精粗始終盛衰其所以為幾
萬般厚薄粹駁幾萬般清濁精粗幾萬般始終盛衰於其
間者莫非所謂氣也於是不能皆真而妄者存焉不能皆
純而雜者存焉不能皆善而惡者存焉中之有偏正之有
邪公之有私直之有曲順之有逆易之有險是之有非當
之有疵密之有紊一之有二全之有虧常之有變者皆不
得不並焉此則氣之所以為道之緯者而氣不能自氣必

由于理之所以為經者使之緯耳然則緯由經作氣從理
出而氣之所以為緯者乃與理之所以為經者有所相戾
者無怪也何則固以理則常一而立經氣則待二而致緯
一之所以無變二之所以萬變也然而所謂無變果為萬
變之體萬變果為無變之用則終何害於體用之一源乎
有真則有妄有純則有雜有善則有惡有中則有偏有正
則有邪有公則有私有直則有曲有順則有逆有易則有
險有是則有非有當則有乖有密則有紊有一則有二有
全則有虧有常則有變者固是氣之緯於理者其勢不容
不然也然而真者純者善者中者正者公者直者順者易
者是者當者密者一者全者常者道之常也政所謂緯之

準於經者也妄者雜者惡者偏者邪者私者曲者逆者險者非者乖者紊者二者虧者變者道之變也即所謂緯之反於經者也經之常一者無時不一故緯之互變者終不得歸於常一之中矣苟有能準於經者為之主而立其極焉則其反於經者始雖不能無矣而畢竟無不服順於準經之化也妄不能為妄而伏於真雜不能為雜而伏於純惡不能為惡而伏於善偏伏於中邪伏於正私伏於公曲伏於直逆伏於順險伏於易非而伏是乖而伏當紊而伏密二而伏一虧而伏全變而伏常者必皆然也其所以致此者何也理之為經者常一而氣之為緯者固為此理之所統故也蓋氣之緯也其聚結而為形器者固一定而

不可易其賦予而為性命者固各正而不可亂矣至於流行循環六降往來之際其有厚薄精粗清濁粹駁之不齊者必有無窮之變化變化而有戾於經者既不能無焉故遂曰其變化之機而開發焉教迪焉馴致之轉移之使之各順其當然之則焉則理之為經者即此而存焉而氣之緯者不得自任其變必歸於常一之經矣此聖人所以有學問之術教化之方裁成輔相之事參贊位育之業者也或曰理固難言矣夫發明此理之原奧莫盡於大易矣而伏羲止設卦畫而已未有說理之文字文王繫彖止說卦義周公繫爻止說文義而皆未嘗說到理之源頭至孔子繫辭始言太極而太極二字亦明此理無對之義而已非

所以說出此理之實狀周子之加無極者亦明太極之不
為一物也而已矣惟詩之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至
矣而亦不言所載之何如矣今子收拾得真也純也善也
中也正也公也直也順也易也是也當也密也一也全也
常也等十五字明其所以為理也子果能言前聖之所未
言歟又况十五字之錯出於經傳中者或言於性命道德
之際政令事物之間隨章句而說過焉實未有直指此理
而具舉並著者也今何比而類之不憚煩褻如此哉無乃
欲明之而還晦欲狀之而反失者耶曰子之譏之者近矣
理杲微矣妙矣無形而難狀欲言而難說矣然此理也有
物之所同得有時之所常存外可驗於耳聽目見內可認

於心會身體俯仰焉而著於天地旁觀焉而察於萬物考
諸古今之事而可見質諸聖賢之訓而可明顧可以難言
難狀而當說不說哉聖人造書契立文字者乃所以明此
道也苟能熟玩字義默會理趣則其於曲暢旁通之間可
以究達於一原之奧矣况此十五字者前後聖賢皆所著
用於義理之洽好處者也今就而收取之類而比之以為
互證相發之地者其可得已耶且立言之法如不得如聖
人之片言隻字能盡乎象妙之歸趣則不如備舉而類悉
之為得也若懼煩思約單言徑說或言東而失西說上而
遺下則其可乎哉
又曰理氣之為經為緯者無時不然無物不然故大觀之

有大經緯小觀之有小經緯理在未有天地之前而為經則以元氣為之緯遂做出輕清之天使之居上覆情之重濁之地使之居下持載之以為萬物之大父母焉理在有天有地之後而為經則以二氣五行為之緯遂做出無窮之造化有萬之品彙以為大化之機軸焉理在人物稟生之後而為經則以七情五事為之緯遂做出動天地之言行參天地之道德以為三才萬物之極焉夫其所以為經者不是在天地之先者既自為一理在天地者又自為一理在人物者又自為一理也其理則乃一理也而當有天而斯有天當有地而斯有地當有人而斯有人當有物而斯有物此則氣之所以為理之緯也是故無時無理氣無

物無理氣而其為經緯者在在可見焉緯實出於經矣而緯之所行經未嘗離焉則曰理曰氣固不可換名而又不
可謂二道也理之一者所謂統體一太極者也性命之各正者所謂萬物各具之太極也統言之而為統體之太極各言之而為各具之太極一太極也而有統體有各具此則緯在經中也統體焉而此太極各具焉而亦此太極有統體有各具而為太極者一焉此則經在緯中也經緯之為一物理氣之為一道不容相無不得相異者斯可見矣
又曰未有物之前自有將為是物之理者為之經是理之作為胚胎是物之氣者為之緯此所以合理氣而物生焉既有物之後此理之在物為性命者為之經是性之發為

情意有所云為者為之緯此所以合理氣而道行焉然則
經緯固非二理也前後之經緯亦非二道也惟其為理也
者無始終無盛衰無大小無精粗在古如是在今如是在
彼如是在此如是故謂之經矣其為氣也者有始終有盛
衰有大小有精粗不能無古今不能無彼此故謂之緯矣
合經緯而為一物則理氣本非二道也而其有不順理之
氣者即所謂用分於體末遠於本故也所以有不準經之
緯也然而不順者有可順之理不準者有可準之道則理
之為經者其有易乎氣之為緯而或戾者特變中之變而
已其何損於不易之經哉

又曰理不可以先後言又不可以表裏言若曰在先則後
為不在焉是則理乃時有時無者也若曰在裡則表為不
在焉是則理乃有有處無處者也是豈理也哉理無或無
之時又無或無之處豈可以在先在裡為言哉但其作為
其氣者有時節有形象故據其氣之時節知其理之在先
則曰理先而氣後據其氣之形象知其理之無象則曰理
裏而氣表理固非自先之非自裡之自是無先無後先後
皆其所在無表無裏表裏皆其所在者乃其常也氣之從
而有時節者原其所本則理也從而為形象者求其所主
則理也此或以先後表裏致疑於理氣者也理氣之稱雖
以體用為別而其實本非二種者也氣之大本曰理理之
大用曰氣氣若無是理何從而為是氣理若無是氣何據

而為其理哉氣有理為之本理有氣為之用此經緯之義也惟其理常而氣變故氣須始終往來於其中對待流行於其中大小貴賤於其中屈伸消息於其中而理未嘗不為之經焉故是非善惡之別吉凶禍福之道雖在叔季之世終不得以爽也

又曰經緯之義要須活認得不可泥從布帛之經緯上執定形質以求之於理氣之經緯也只取一縱一橫一常一變之義推之於萬事萬物則可以得其相須相備之妙矣且况經中亦有經緯之義緯中亦有經緯之義如河圖洛書相為經緯而河圖中亦自有經緯洛書中亦自有經緯先天後天二圖既分經緯而先天一圖亦自有經緯後天

一圖亦自有經緯就以理氣之為經緯者言之理亦自有經緯統體之太極非理中之經而各具之太極非理中之緯乎氣亦自有經緯凝定而為形質者非氣中之經而運行而有往來者非氣中之緯乎今此書所取之經緯則不分凝分統體與各具之理惟以常一不易者擬之於經不分凝定與運行之氣惟以變化萬殊者擬之於緯便是一事而有經緯一道而有理氣也不但經緯之義如此如體用本末等名目皆要理會得活則可通於名理之本義而其於義理無所繫滯矣

又曰理經氣緯者以理常而氣變也然而理有統物之常有隨物之常氣有當然之變有或然之變理之無精粗無

厚薄無大小無古今一定而不易者統物之常也其在物
為性者有天地之性有吾人之性有萬物之各性者似乎
有變而其為理則有一其為經則無變者隨物之常也氣
之有精粗有厚薄有大小有盛衰而不得不異者當然之
變也在天地而有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在人物而有善
惡邪正之不得其常者或然之變也然則在理而統物之
常似乎經隨物之常似乎緯然而統物之常者散為在物
之常隨物之常者渾是統物之常則理之所以為經者益
可見矣在氣而當然之變似乎經或然之變似乎緯全乃
當然之變終不失其為變而或然之變終亦不能保其不
善之變而不得不為善變之歸則無非變也氣之所以為

緯者亦益可見矣

論最上經緯

有物之最大者莫天地若也有物之最先者莫天地等也
有物之最久者莫天地如也雖以最大最先最久之天地
非能自大自先自久而為天地也其必有造之者存焉然
則造天地者何物歟曰理也理是無極底太極則非有形
質聲臭者也而其以何道能造此莫大莫先莫久之天地
歟曰元氣也元氣何從出歟曰出於太極之理也太極既
為常一之經而有元氣為其緯故於是乎用輕清為天而
圓之用重濁為地而方之此即一大經緯之在元始者也
理之為經者不以天地之消長而有變焉故氣以緯之有

以生天地有以窮天地此天地之始終也究而論之其在
天地之先即此理也故先天地之終而此理未嘗與之終
焉遂復歸其元氣以生此天地其在天地之後亦此理也
故此天地之終而此理亦必不與之終焉又復歸其元氣
以生後天地也先不但此天地之先先而又先理惟此理
則其曾有天地亦必如此天地也後不但此天地之後後
而又後理無他理則其復有天地亦必如此天地也推而
極其先允幾天地也而蓋無非此理之天地也推而極其
後又允幾天地也而必無非此理之天地也然則先乎此
天地之天地其始終其盛衰固皆如此天地之始終盛衰
後乎此天地之天地其始終其盛衰亦果皆如此天地之

始終盛衰乎曰天地當不以先後而有別同一理矣則其
為盛衰其為始終又何不同之有哉先後天地之太古必
有如此天地之太古也其有人物必如此天地之人物也
其有聖賢愚不肖必如此天地之所生人也其有否泰治
亂必如此天地之所相乘也其有末世亦必如此天地之
季世也其間豈無小所差殊者而特如今歲與前歲後歲
之或有小異耳若其大槩則必不異也其所以常一而不
易者非理之為經者乎其所以有先後有始終者非氣之
為緯者乎夫人之生於此天地者不得見夫先天地與後
天地不但不得見夫先後天地生于此天地之始者不得
見夫此天地之終生于此天地之終者亦不得見此天地

之始生于中世者并不得見夫此天地之始終既皆不得見也而知其有所不見之始終又知其有先後天地何也蓋天地亦一形氣之物也既是形氣焉則必也有時而始有時而終既有始終焉則一天地不能常存而先者盡後者繼而先後皆天地也惟其不得以相見者氣之為締者先後始終自有界別也既不得見矣而能有以知之者理之為經者無先後始終常然而不易也此則此理之在於天地之先後而為經者以元氣為締而始終其先後天地也然則理氣之為經締者非是道之常耶

或曰古之聖賢莫不以開來學為己責而其為窮源極本之論者皆不出彛倫日用之間古今天下之事矣皆未嘗有曠蕩無稽之言者也而邵子亦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則吾不得而知之非惟吾不得而知之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今子之言則推之於先天地後天地而極言夫此理之為其經也是則出乎此宇宙之上下也遠矣子果能知聖人之所不知能言聖人之所不言乎無乃歸於鑿空駕虛之境而不自知其為妄者耶曰理固一理也無前後無古今無彼此無大小矣吾之理即人之理也人之理即物之理也人物之理即天地之理也此天地之理即先後天地之理也知吾之理則知人之理知人之理則知物之理知人物之理則知天地之理知天地之理則先後天地之理亦不外此矣物無大小莫不有始終以吾人言之有生之

初其始也生畢而死其終也人先之人即先人也人後之人即後人也人先之人凡幾千人也人後之人亦凡幾千人也不過以方在之人知先後皆人也人之理亦豈有先後之異哉其道則莫非彛倫之道耳物莫不然天地亦物也既有此天地之始則知其始之前必有所終之天地即所謂先天地也又復有此天地之終則知其終之後必有所始之天地即所謂後天地也有始則必有終有終然後方有始焉則必有始終者物也而所以有有始終之物者必有所無始終之理而為之經以出緯然後物得始終於其中焉此固此理之常然者爾恒人亦可窮之而知矣况聖人乎但聖人每據其見在之形方值之時而言其理即

就事論事就物論物就位論位就時論時故所言之理常不出於事物時位之上而以之處其事以之應其物以之守其位順其時則舉皆當然之則而三才之道斯以立矣當是時也緯不待有事於治為而自無不準於經者矣及夫世降風澆民偽日滋則道之經雖常一矣而道之緯漸與經悖矣聖人於是不得已焉而始畫八卦開物成務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盡變化之道以順性命之理而治緯之具設矣此伏羲之時已異於太古洪荒之世者也然亦不出乎形而下者故止闡夫陰陽之變而已矣文王之象卦周公之繫文皆發伏羲之旨而已至孔子則推本陰陽之所以生而曰太極乃就其形

而下者之上而指說其形而上之理則所以使人知夫天地間萬物萬事之變都原於一理而理未嘗一刻一物不存焉者也此孔子之時又異於羲文之世也又降而至于周程之時則加無極於太極之上然後其所以說得形而上之理者更無以加矣而理之所以為經者極其原頭處也在無形無象之中為有形有象之樞紐根柢者然矣而兩程又從而發揮其緯其為慮也亦深且至矣雖然理只是一理也故前聖之就事物時位之上而設其教者即八卦四象兩儀之理也即太極無極之理也至其所謂無極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蹟而隱者即天地人物常行共由之理也深言之而深淺言之而淺大言之而大小言之而

小遠言之而遠近言之而近高言之而高卑言之而卑此其所以理之為經為一而有千變萬用者也言何必乎高深遠大又何必乎近小卑淺哉蓋亦時焉而已然則吾之所以說及乎先後天地者乃所以明夫此天地之理也明天地之理者所以明夫此人物之理也明人物之理者所以止說其彝倫日用之常道反而求之則即吾身吾心之所固有者爾初非曠蕩虛無之論也只欲明此理為經之一及其氣為緯之變而汴而極之盡言之勢有不得不爾也然實不出此理而已豈至於犯踰越之罪哉且邵子之所謂別天地者乃謂並此天地而又別有天地則無其理也云耳非謂先後天地之有無也邵子既有一元之說則

一元之先後復無一元乎一元猶一歲一日焉歲之先後乃前歲來歲也日之先後即昨日來日也今余之言亦豈無據者哉

論天地經緯

理之爲經者其在有天有地之後乃亦所謂太極也即常一而無變者也既曰太極則非可定其所在之處所在之時也天地之間無非處也而處有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內或外而理不當偏指爲某處也天地之運無非時也而時有或先或後或始或終或古或今而理不當偏指爲某時也上焉而上下焉而下左焉而左右焉而右內焉而內外焉而外無非其所在之處先焉而先後焉而後始焉而

始終焉而終古焉而古今焉而今無非其所在之時也而上下有上下之物左右有左右之物內外有內外之物則兩間所有皆物也先後有先後之事始終有始終之事古今有古今之事則由來所行皆事也其所以爲物爲事者有非此理之爲者乎無非其所在也而不可得以見其在焉無非其所爲也而不可得以見其爲焉所以謂之太極者此也自是常一而無變故豎說之一元有開閉一氣有否泰一歲有寒暑一月有晦朔一日有晝夜而此理則常此理也橫說之國有治亂人有善惡物有巨細品有貴賤地有中外而此理則一此理也所以謂之常一無變者此也夫既常一者此理也而元不能常開氣不能常泰歲不

能常暑月不能常朔日不能常晝必有一閉一否一寒一晦一夜焉國不能皆治人不能皆善物不能皆巨品不能皆貴地不能皆中必有或亂或惡或細或賤或外焉者何也固以無一則無以立經不二則無以致緯物不對待則不成物時不禫代則不成時此非一陰一陽所以有相互之妙耶然則開閉也否泰也寒暑也晦朔也晝夜也者有時之所必變也治亂也善惡也巨細也貴賤也中外也者有物之所必分也不有以類聚群分則太極者其何以致用而立極乎不有以相禫互代則常一者其何以致變而為一乎此經緯之道也夫太極之以氣為緯流行於天地之間者其變至于十百千萬之無窮而其機則初不出陰

陽兩端而已陰陽既分則陰中又有陰陽而陰之陰陰之陽是分焉陽中又有陰陽而陽之陰陽之陽亦分焉陰陽之陰陽各分則又有陰之陰之陰陽陰之陽之陰陽又有陽之陰之陰陽陽之陽之陰陽轉輾各分而無窮之變在是矣蓋陰陽兩端既自有相反之理又必有相應之道以其有相反之理故遂有相應之道也若不相反豈有相應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其為順逆也闔闢也幽明也清濁也舒慘也生殺也者相反之景者也一吉一凶不能相同焉其為動靜也剛柔也升降也屈伸也生成也始終也者相應之大者也一唱一和不可偏廢焉曰其有相應之道而必成共濟之功曰其有相反之理而或為互勝

之弊其於共濟之間互勝之際所以為同異之勢變化之端者有不可窮焉矣夫元氣之運行於宇宙中者有升降盛衰而中和過不及之變有不一焉大化之陶甄於天壤間者有精粗厚薄而美惡偏正之別有不齊焉五運六氣之迭主四時兩暘之錯行者又有變之變化之化而造化不得不多端於是品彙之產族類之分有什百千萬矣以二氣言之得陰陽中和之德者蓋少而得其過不及之氣者每多焉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是也以五行言之得其純且備者蓋寡而得其偏且雜者恒衆焉其為有餘不足在五相錯之類是也於是等品類族之有大小貴賤者在動植皆然所謂天有至粹又不能無至戾地有至精又

不能無至幽飛類有鸞鳳有集鳩走類有麒麟有虎狼介類有龜龍有虺蜴草類有芝蘭有至毒木類有松柏有不材石類有金玉有礪磔者乃其不同有如此也斯人也而有聖賢有愚不肖以何怪哉然則人之聖賢飛之鸞鳳走之麒麟介之龜龍草之芝蘭木之松柏石之金玉皆陽類也若愚不肖之在人集鳩之在飛虎狼之在走虺蜴之在介至毒之在草不材之在木礪磔之在石皆陰類也此則以美惡分陰陽者也其間人而美不至於聖賢惡不至於愚不肖鳥而美不至於鸞鳳惡不至於集鳩獸而美不至於麒麟惡不至於虎狼介而美不至於龜龍惡不至於虺蜴場至於為草為木為石之不至於至美至惡而居美惡之

中理言卷之四
二
間者莫不以得二五分數之多寡而為陰陽之類者也此非所謂氣之在天地為緯而變化者耶然緯之所以有許多變化產許多品彙者即無非從無所不包無所不備無所不通無所不貫底一太極之理而出焉則氣果有外理而能為氣者乎凡其至微至細至賤至粗者亦莫非此理中物也故其曰物賦予者莫非其則則所謂則者即此理也既有一物必有一則故凡在覆幬持載之間居並育並行之中者莫不有統紀條理分限節度之一定而不可亂者也大者有以統小者而小者必聽命於大者貴者有以統賤者而賤者必聽命於貴者其如上下內外之相統相承各效其當取之長者莫非其本然之則也惟其品彙之

中得為血氣之類者雖共生於天地經緯之中其所稟受非與植物同矣而既各自為一物自有其已則或曰其氣稟之偏敢逞其知覺之私不自安其所性之分限不能守其一定之節度肆情妄行踰涯犯分小或侮大賤或陵貴下不聽命於上外不聽命於內此亦大者不能盡大之道而不足以統其小貴者不能盡貴之道而不足以御其賤上者內者不能盡為上為內之道而不足以制其下者外者故也以之失其統紀亂其條理則大小貴賤上下內外俱失其則而天地之間陽之類微陰之類盛彛倫斁敗綱紀滅絕以至天地不位萬物不育晦昏否塞壞亂必極茲非所謂大道之緯既失其常而宇宙之大經不得其行者

耶然緯雖亂矣而經未嘗不一故其為理之無極太極也
者固自若矣萬物之中人為至物斯人之中聖人為至人
所謂至人是盡經緯之道者也苟以至人為一世之主建
中和之極既能盡其性又能盡人物之性性即在民而彝
在物而則也民彝明而物則得焉則舉天下之物皆為吾
人之用舉天下之人皆為聖人之徒陽之類既有以統御
乎陰之類而陰之類皆可以服順乎陽之類矣人物之性
既盡則又能峻極于天地而陰陽之過者裁成之不及者
輔相之覆載生成之偏者參贊之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
者燮理之過惡揚善順天休命咸歸於交泰之中則天地
之元氣於是乎隆盛大化於是乎純淑昏者明濁者清薄

者厚逆者順而二氣調五行和溫涼寒暑以時風霜雷雨
以節則兩間稟受而生者人皆聖賢君子之草木多麟鳳
龜龍之祥黎民於變時雍鳥獸羣舞魚鼈咸若庶草蕃茂
皆其能事也豈有邪氣或敢干於其間而悖天地之經哉
夫聖人亡而天地之緯有失其道者非天地常經之理也
隨而變也聖人存而天地之緯咸順其道者非天地常經
之理有加而然也無變故曰經有變故曰緯理氣所以為
一道者也

又曰理之為經者自無所不包故其行於緯者精粗必備
焉凡為德性者精也為形質者粗也以天地運行者言之
健順剛柔元亨利貞者屬於德性而風雷雨暘水火土石

者屬於形質以人物稟受者言之聰明弘毅仁義禮智者其德性也而在人爲言貌筋力在禽獸爲皮毛肉骨在草木爲根幹花實皆其形質也然則精粗皆理也不可謂精者是理而粗者非理也蓋其或精或粗者氣之縞也而所以爲精爲粗者理之經也此其所以常一之經未或不行於精粗之縞也而縞中精粗未嘗不相隨並行則經之一者於是乎常存矣惟其精粗之不得不備者如是故其所以爲斯道之用者精粗皆在其中矣但隨其爲物之大小貴賤而所取以爲用者自不得同焉或取於精或取於粗物之大且貴者精之所取而其所以爲用者從而貴且大物之小且賤者粗之所取而其所以爲用者從而小且賤

然無非所以爲體道之奉行道之具而本末輕重之序有相因焉皆不可廢也試言之人爲萬物之首故於人所貴者德性也而四民之中士則修明斯道者也天地人物經緯之道皆其所責任則其爲用也果不爲至大且至貴耶農工賈三者其所取用也筋力之勞而非三者之無以爲天下國家則其爲用也之豈輕且賤哉况皆囿於風化之中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莫非其所勸之道所敦之俗者哉然則道之精者其在人矣君乎人者主斯道者也臣乎君者宣斯道者也民乎下者從斯道者也若夫聖賢者斯道之所從而立者也至於禽獸之中六畜者所以爲騎載犧牲養生送死之用也其餘羽毛鱗介之屬莫非所取雖

其至微如鼯鼠至暴如豺虎而或取其皮毛或取其肉骨皆在所收又如草木之中雖至毒見取於醫藥雖不材見收於燔燎則無非道中之用也况其飛潛之大植中之叢者乎此豈非天地之締所造者至廣所需者至備而無不統於一理之經乎

論在人經緯

人與萬物則生於天地締行之中而其所受之性命莫不爲之經焉性命即所謂太極之理也然則物物皆有理而有氣即所謂經緯也而率皆品二五之糟粕爲物類之偏塞雖有得夫太極之一端終不過乎備造化許多之品彙克吾人使用之資具而已其何擬議於經緯之大道哉惟

吾人也稟得天地之締者乃二氣之秀五行之精也故參乎三才首乎萬物其所以性於心而爲經者即此理也而其目有五曰仁義禮智信即所謂太極之全體也即所謂經於天地之先與天地之後者也而人參於天地故得其全焉耳惟此五常者聖於人而不過此五愚於人而不減此五人於古者之此五人於今者之此五也乃所謂所降之稟所秉之藝有物之則也上與天地之四德異其名而同其理者也下與庶物之一端異其用而同其理者也故天地之所流通庶類之所包圍萬事之所綱領百行之所根本前萬古後萬世先天地後天地無此人則已如有此人則孰有無五常而爲人者哉目之雖有五焉而五者實

一理也此非所謂在人之經乎然其所以為性者只是理也故為經而常一焉其發而為情者便是氣也故為緯而不一焉情之目則曰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之外無他情焉雖有曰意曰志曰思慮之各目之非七情之外別有條脉之各出各行者也意則是以此情有所料度者也志則是此情之有定向者也思慮是因此七者之情周流省念於萬變者也然則是性之用情外有何歧歟惟其存焉為性發焉為情之統體者曰心故言性者必曰心言情者必曰心則理氣之非為二本此也明矣夫性之用發於心行於身行於家行於國行於天下達於天地通於古今者也而要其所發之機則七者之情而已性之目五也而情

之目有七焉此即緯之變也雖有五常之性若不以七情則何由而致其用乎故性於理為經情於氣為緯然後道之體用備而德業成矣氣即理發之名也情即性發之名也性即理也情即氣也而所以曰性曰情者特在人之稱也相通相貫之妙孰不可以心會乎然則緯當準乎經情當順乎性者也理之有氣所以發其理之用也性之有情所以發其性之用也則當準當順者乃其常道也苟能當喜而喜喜節而止當怒而怒怒節而止其為哀樂愛惡欲者皆得其當而節焉則緯豈有不準經之失哉五常之性當如象達火然其流行之盛大有可量耶此則聖人之情得其和也如或發不以時又不能中節喜非當喜怒非當

怒其餘五者皆失其節則出於言行措諸應接者顛錯悖亂爲狂爲妄而莫之覺矣其與所經之性豈不遠哉是則常人之情失其順也此在人之緒所以不一其所以不一者何哉蓋其氣質之稟乎天地之緒者既不得不殊矣天之陰陽在人爲氣而有昏明清濁之不一地之剛柔在人爲質而有粹雜厚薄之不齊氣之清明質之粹厚者則其情之緒於性者自合於中和之德有以全乎五常之經也氣之昏濁質之雜薄者則其情必不免或重或輕之偏遂失五常之經以致善惡邪正之別終至於霄壤之迥絕焉此乃在人之緒之不同實由於天地之緒之殊其變也然性之爲經者常自一矣曾不以氣之昏濁質之雜薄情之

顛錯悖亂者而有變焉故曰其性之常一者而復之則氣之不一者有可以一之之道質之不齊者有可以齊之之道情之顛錯悖亂者有可以矯治之道即所謂主經治緒之事也然其所以一之齊之矯治之者非能令草木禽獸可以爲人下愚暴棄可以爲聖智止可就其不一不齊之品隨其分限而馴正之雖草木禽獸處之得其宜養之順其性俾不失其蕃茂外育之理足矣雖下愚暴棄使之不得戢於治化之中而能不至於干常亂紀則可矣其或不得已焉而施刑加法誅絕其已甚者亦莫非經一之道有以行矣者也況人而不至於下愚之暴棄能恥不仁能畏不義小有回心向化之機則其昏可開其濁可去雜可

礪薄可敦狂妄之習可以消剝之其得為聖賢之徒者有
何不可哉何則同為人而同有是性故也故治緯之事專
由於學問有術教化有政也非學問無以講治緯之道非
教化無以行治緯之法任學問者師友也主教化者君相
也學問之術明然後教化之政行焉教化之政行然後彞
得其常倫得其叙風敦俗美體信達順凡在理氣之中者
咸得其情性之正則人之經緯莫非其道而天地之經緯
亦無有干撓之物矣所謂中和位育之致即此道也然則
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以此經緯之道也人物之所以為
人物者亦以此經緯之道也既有此人物必立君師以御
宇內者非他事也乃屬之以主經治緯之事也其事即學

問與教化也曰理學者明此理也以治緯之綱主於經也
曰道學者體此道也以從經為緯必須準也曰心學者正
此心也以存經出緯之地當先正也孰非治緯之學乎又
孰非治緯之政乎三皇之所以皇五帝之所以帝三王之
所以王孔孟之所講明經傳之所記載皆此道也皆此學
也

申論理氣經緯

夫以理擬之於經以氣擬之於緯者經緯非二物也理氣
非二道也以此喻彼可知其一道之有體用本末耳後儒
不知體用之一源經緯之一物只據曰理曰氣之名目便
作理自理氣自氣殊不成理氣之為一道焉至謂某底出

於理某底出於氣是則道若有一本者然天下寧有是理
哉蓋見善惡之對作邪正之互立者皆從於屬於氣者故
乃以氣為理外之物而但曰理則純善無惡氣則有善有
惡於是歧理氣而二之也理固純善無惡矣氣固有善有
惡矣然氣非理外之氣也理氣即一道也而指其道之屬
于理處則以未涉於用者言之故不見其有對善之惡反
正之邪則理焉而純善無惡者此也及夫道之屬於氣處
則即以方涉於用者言之故用不能皆中於節或不免有
過與不及之偏則氣焉而有善有惡者此也夫其氣之過
與不及者亦不是自為一道於此理之外而然也到此陰
陽分路剛柔磨蕩之際純善之理亦無如何於用勝未重

之勢矣故以致善惡邪正之並立並行焉雖然用之於體
未之於本誤勝誤重於一時者或然之變也非承體順本
之常道故畢竟邪必不勝於正惡必不敵於善矣而古今
天下之人皆知善正之必可為邪惡之必不可為善正之
必可取邪惡之必不可容雖其身為邪惡者亦知邪惡之
可恥善正之可畏則此非理之為經者為之主而善正則
從理至氣直遂而順行焉邪惡則理發為氣然後橫作妄
出焉故耶夫氣之不能純為善正而有或為邪惡者固如
此矣然不可以其有或為邪惡者而謂不可有氣也若理
焉而不氣則理何得有作為之用哉雖有為天為地之理
非元氣則天地何得以成乎雖有為人為物之理非二五

之氣則人物何得以生哉人雖有五常之性爲五倫百行之理非七情則五倫百行之道何得以出乎此即理之所以不可無氣而理氣之爲一道者然也但不可不慮其用勝未重之弊必須爲扶善正抑邪惡之方也若以理氣判而別之謂氣不與理相屬則非也此余所以爲經緯之說也然判理氣爲二物以爲不相屬者非有他意也只嫌其善惡邪正之並立並行故斥外其氣要與純善之理區分其原也愚見則以爲理氣之分只在於體用本末之間正不可分解其原以起後學二本之疑也理氣分明是直目而非二道者也

又曰以理氣之分言之則孰不曰理大而氣小理重而氣輕哉若以理氣之一者言之則理大而氣小大理重而氣小重似不可以小且輕者歸之於氣也惟其理之所大所重者本以大而常大本以重而常重故其大也大其重也重之重矣常不失其大且重也無時無處而或小或輕焉氣之小大以重者本以小而能大本以輕而能重故其大也小之大其重也輕之重而其分之爲小爲輕則自如焉夫理則主宰乎氣氣則成就乎理主宰者爲根抵樞紐之謂也成就者爲功用事業之謂也理矣而不有氣之功用事業其何得而爲無極太極至尊至貴之全體哉氣矣而不有理之根抵樞紐其何得而有天地人物至盛至備之大用哉故氣者恒準乎理者也理無斯須之或無故

性理論卷之四
氣之準乎理之常者七無斯頓之有息焉理無絲毫之或
欠故氣之準乎理之全者七無絲毫之不備焉此所以理
大而氣與之稱其大理重而氣與之稱其重也但理之大
大而純氣之大大而有雜理之重重而真氣之重重而有
妄此終不免其小且輕也然則氣之為小為輕者以其有
理之大理之重也氣之為大為重者以其能準乎理之大
理之重也此理氣之既不得無分而為未嘗不一者也夫
以經緯擬之有分之義有一之義其義並行而不相悖者
也

歷引經傳

河圖

洛書

河圖之理即經也河圖之數即氣之緯也洛書之理即經也洛書之數即氣之緯也河圖之理則一也而一理之中十綱五十五目之條理本自具焉故其為圖而出者其綱便為十其目便為五十五以各成其段落焉洛書之理則二也而一理之中九綱四十五目之條理本自具焉故其為書而出者其綱便為九其目便為四十五以各成其段落焉圖焉而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者在此書焉而所以協民居叙彝倫者在此則十綱中五十五目九綱中四十五目者寧有一箇子目非此理之所形哉夫所謂成變化行鬼神者非謂圖未出之前變化未成鬼神未行而圖出然後變化鬼神始成始行也

所謂協民居叙彝倫者非謂書未出之前民居未協彝倫未叙而書出然後民居始協彝倫始叙也自有天地人物以來凡其所以形形色色生生化化者無非此氣之根於一理者有此數度之不能欠闕次第之不能錯亂故天得以爲天地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物得以爲物也觀其奇偶既皆自有次第而生成同方者圖也正側異位者書也有十有九互爲體用者蓋以氣之所以緯於理者也其實圖書二數之理一而已矣不然圖之負在河馬之背而出於先者其自一至十之數其序無或寫書之著在洛龜之背而出於後者其自一至九之數其序以無或寫而中央四方之排位以何並與之

符式以其緯也故有方圓贏之同方異位之殊耳其理即所謂太極也從天地未有之先暨天地既有之後恒自爲之經者也夫一理也而其爲氣之行於數者不得不有奇偶之並焉奇則陽也偶則陰也以獨陽不能成造化獨奇不能爲成數故圖必奇偶生成然後有以致其共濟之道書必奇偶正側然後有以成其主佐之功此即陽之必有陰奇之必有偶也然則陰陽奇偶孰非一理之用也此又經緯之妙也但此經緯與第一章所證圖書經緯不同彼則就圖書二者而分經緯此則以圖書之理爲經圖書之數爲緯直明理氣之爲經緯者也

太極 兩儀 四象 八卦 六十四卦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極即理之經也儀之兩象之四卦之八者即氣之緯
也方其理之一也安有儀象卦之畫哉又安有儀象卦
之名哉惟其所以爲理者乃是儀象卦首脉之所根抵
也故曰其理之發而爲氣者有陰陽兩端始畫而儀再
畫而象三畫而卦則分而又分加倍而成者出於自然
之數而序不可亂位不可闕有如是也然則儀象之至
卦爲八者是形而下者也而經一之理無不條貫者形
而上者也不然則其於神明之德萬物之情所以通之
類之者必有所闕欠而開物成務之道當不得周偏而
長遠矣其何可與天地準哉惟其卦之爲八者陰陽二

畫而已以相應者言則如動靜闔闢必須相並相禪也
以相反者言則如幽明淑慝不可並立並行也卦中陰
陽其在相應之道固不得相無而若於相反之義不爲
嫌乎陽主於淑明陰主於幽隱而卦有陽雜者陰尚盛
也有陽陷者陰所掩也有陽窮者陰方盛也有陽無者
陰全勝也經於緯者是至真至純之理也而緯於經者
有此屬幽屬隱之並何也此所謂陰陽分路剛柔磨蕩
之際其有幽明淑慝互勝迭旺之勢者雖至真至純之
理爲之經矣而之所以無如之何者也爲太極者其可以
有幽明淑慝或並之故而全無動靜闔闢之機耶此所
以爲經者一太極也而緯之者必有陽有陰也河圖洛

書之數必並奇偶者即此理也惟是聖人必有扶陽抑陰之道以裁成輔相之也此固易之所以作也理氣經緯之道於易乎尤可見矣

又曰八卦之上各加八卦則為六十四卦矣就六十四卦之橫圖而觀之右三十二卦皆陽儀也左三十二卦皆陰儀也右三十二卦雖皆陽儀而乾卦之外無一卦無陰左三十二卦雖皆陰儀而坤卦之外無一卦無陽此即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參錯於六虛之中者乃所謂氣之為緯也參錯之中又自有整然不可紊之妙夫其所以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無一卦一文有非太極之理之所在則緯果自緯而不本於經乎其

間有陽居陽位陰居陰位而得其正者有陽居陰位陰居陽位而失其正者有陽居陽位陰居陰位而得中者有陽上陰下而得其分者有陽上陰下而不相交者有陰上陽下而情相感者有陰上陽下而失其分者有陽盛而過者有陰盛而過者有陽決陰者有陰剝陽者有陽與陰相應者有陰與陽相逼者有陽為陰所陷者有陽為陰所悅者有陰為陽所和者有陰為陽所敵者有一卦一文也而在前而吉在後而凶在前而凶在後而吉在已而吉在人而凶在已而凶在人而吉在上而吉在下而凶在上而凶在下而吉在男而吉在女而凶在男而凶在女而吉在

君子而吉在小人而凶在君子而凶在小人而吉隨時而異隨處而殊者非所謂緯歟此利害順逆吉凶悔吝必常相立者也若以太極之至真至純者而經之則宜乎有中無偏有正無邪有吉無凶有順無逆矣而易中乃有不中不正或凶或逆之相反者何哉為緯之勢不得不然也故用易者所以處之之道則隨時隨處量勢度宜一惟義理之所在者而順之或屈或伸或進或退能不失乎時中之道則逆可變而為順害可變而為利凶吝可變為吉祥所謂時中之道即經一之理也聖人作易為此道也

堯命舜曰允執厥中

中之理即人道之經也在天地則太極之理在人心則本然之性在事物則當然之則也必曰允執者性之在心固自有本然之常而其發而緯於用者乃有七者之情則情不能無過與不及中節不中節之差故其於有行之際萬事萬物之應能不失時中之道者鮮矣而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惟帝是慮之必使之於厥中允執焉允執者篤實執守之謂也此非聖學之原而道統之傳耶即以緯準經之道也夫堯舜皆大聖人也舜固不待堯之有是命而其知之也已明矣其執之也已允矣堯不必有所告也而乃於授受之際提此一言而命之其旨不為大矣遠矣乎

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舜就其所受乎堯者而復推其厥中之原允執之要以備其言者也蓋人道之經固人人之所同得所共行者也况帝王立極之事業乎人心以道之緯者言即七情之情於心而為五常之用者是也道心以道之經者言即五常之性於心而為七情之主者是也性情皆統於心故並謂之心情雖本於性其發也由人形氣故屬之以人性雖為情之三其原也直從天命故屬之以道然道自是為入之道人自是行道之人不是人外有道道外有人者也心之理為經者道心也心之氣為緯者人心也氣出於理情出於性則元非二本也而其所以

為經為緯者自不無常變之異耳理雖有常而無形跡是不為微乎氣則多變而有莫測是不為危乎然則人心自道而出者也道心以人而行者也道心即人之性也人心即性之情也性為理而難明情為氣而易熾易熾者危難明者微若任其危而不為之制正置其微而不為之擴明則危者不止於危而必至於陷溺不可救蕩逸不可遏矣微者不但為微而必至於閉塞莫能發晦昧莫能著矣其何以為厥中之道哉故舜之授禹也必添三句之言即所謂主經治緯之法也道心是經人心是緯而人心之發或有過不及之差以失其當然之則為莫測之變有如此者則非所謂緯戾於經乎顧其

常一之性不以情失其正而虧損其經故節約其情而使合於中者即有其要所謂惟精惟一是一也精即察其情之過與不及審於毫釐之差而必求時中之道當然之則也一即察之既明審之既精則又復不敢過焉不敢不及焉必得其當然之則時中之道而不易不遷者也凡此十有二字而功程節目詳盡如此三聖授受之訣詳略不同者允執厥中一句惟舜能默會其理焉大聖以下則訓不可不備也但言允執厥中而不言心則不知其允執之機在於心矣言心而不分人與道則不知厥中與非中之可辨矣言人心而不言道心則一惟其綿之任焉而不知有經之存焉矣言道心而不言人

心則不知其經之用必須緯以行者矣言人心道心而不言危微則不知安其危著其微之功矣不言精一兩法則又不知厥中之可擇可守合人心道心而一之者矣允執厥中之道其有所欠漏者乎其為聖學之大要綱領不在是耶

又曰朱子以人心為生於形氣之私道心為原於性命之正後儒因是言而錯認之直以形氣為人心之本以性命為道心之本則是一心之中有兩箇本而形氣性命分作彼此其可乎哉人之生于天地也固非受形氣為一物受性命為一物者也以此性命而為此形氣以此形氣而有此性命性命自是形氣上性命形氣自是

性命中心形氣則性命即形氣之理形氣即性命之器也
但此性命形氣皆從天地得來及其生而為人既自為
一物則性命之在人者雖具在形氣之中而其流行之
際必從形氣而發動視聽之以耳目嗅喫之以鼻口思
慮之以臟腑云為之以喉舌手足則無非形氣之用也
故指其從形氣而發動者曰人心即七情之緯感於外
物之觸而應以五常之經者也惟其耳目之有視聽鼻
口之有嗅喫臟腑之有思慮喉舌手足之有云為者無
非天地自然之理人事當然之則而非我之得私也知
其非我得私而思所以合則者曰道心即五常之經以
七情為緯而流行節制之者也是不過就一心性情而

分理氣耳人心或受制於所觸之物不能順其五常之
經故曰危道心或見鑿於所發之情不能立其常一之
經故曰微然言人而道在其中言道而人在其中不是
人心自一心道心自一心各立為兩心者也心之知覺
固一而已矣知覺即為人身之主具有天性發為人情
者也以其具有天性故得道心之名發為人情故得人
心之名人不自人得於天為性道不自道待於人為情
由天性而為人情何二心之有哉或曰如果道心是性
人心是情則性是未發情是已發也而其以道心並言
於人心者不是俱以已發為言耶若非已發豈有人心
道心之可分哉曰未發之前不容有人心則人心道心

之別須在已發之後者固然矣顧道心既是性也而亦可言於已發之後者所謂已發即是性之發也而發之者須關形氣故名之以人心然人心之中天理實為之主焉則天理即道心也故道心可通言於已發之後矣蓋體得無用而用不得無體故理可無言於氣而氣不可無言於理性可無言於情而情不可無言於性此所以道心雖以性言而亦可言於已發為情之後矣氣之所行理無不在者非此之謂乎然道心非自為一心於人心之外也情只是人心矣而人心中之天理即所謂道心也其情方發之機必關形氣之變故目之以人心所關之機雖是形氣而其理必本於性命則道心未嘗

不在其中焉故人心方發之際其情又自能照管其所發之為公私有以致慎而制節之者便是道心也何則性無內外故也故道心雖通言於已發之後豈害其為性之經也哉經未嘗離於緯者是也然則舜之所以必分人與道而言之者非謂有二心也此情之關於形氣者易於自私其本於性命者易於被掩故不得不分說其危微之異焉欲令道心能有以道其人而不為其所汨人心不敢自其心而以道心為心然後厥中在是也朱子之謂人心生於形氣之私者非以為人心之理出於形氣者也即以此情雖本於性所從以發之者必關形氣故謂之生矣其所謂生者非若原本字之深言也

如五行之理實本於太極也而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豈謂其理之能相生乎特言其所從之機為氣之序各有所因者也然則人心生於形氣之生亦如五行相生字之例若究其本則人心乃出於性者也後學二本之疑豈非錯認者乎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恒性者經也綏厥猷者主經治緯之事也蓋性受乎天民莫不有故曰恒恒者經之義也由其氣質之不齊習俗之相遠而其性之發而為七情行而為百行者不能皆得乎當然之則有失其彝倫之道者多矣則茲非緯之謬耶湯於是能有一德建中于民表正萬邦即所謂

克綏厥猷盡惟后之責者也

洪範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又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極者經也道之從太極來而以為人之極者即堯舜禹相授受之厥中湯之克綏厥猷之恒性也建之者惟皇也五事之肅又哲謀聖即人道物則之目也三德之正直剛克柔克即所以立皇極之經而治庶民有猷有為有守之緯者也蕩蕩也平平也正直也者即王道中正之表準也會極歸極即庶民錫汝保極之極功也箕子

之告武王者其於主經治緯之道盡矣彛倫自叙於九疇之明而九疇之經非皇極之建乎

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嗚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無聲無臭者以理言即經也於穆不已者以流行言即緯也是則天道之經緯也而惟文王與之同焉其曰之德也統則所以盡人道之經緯者無以加矣蓋道之為經緯者在天人一理也而所異者為緯之用爾

孔子傳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氣也有以一之者理也道則道理氣之名也繼之成之者氣也曰善曰性者理也理之所以為經者因

在於陰陽之先故從而為陰從而為陽而緯斯行焉緯斯行焉而經在其中故繼焉為善成焉為性善與性雖異其目而其為理則一也善即在天地則緯中之經在人則始發之情能順其性者在易則處事之義也性即在天地則賦物之理在人則所秉之藝在易則成務之則也經之緯緯之經所以無時無處有不備也

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就一形之中謂其上者為道謂其下者為器上者謂夫不可見者也下者謂夫可見者也不有可見則何據而知其有不可見乎因其可見而知其有不可見者也若不有不可見之理其何得有可見之器乎有其器之可

見者如此則以其器之理所以當如此故也然則何以謂之道何以謂之器歟理非滯於一處繫於一時者也在古如是在今亦如是在此如是在彼亦如是在天為天之道在地為地之道在人為人之道在物為物之道天地萬物所共由故謂之道也形則天自天而不可為地地自地而不可為天人自人而不可為物物自物而不可為人一定而不可易故謂之器也然而道自是器之道器自是道之器道外無器器外無道則其可分道器為二物乎就形而指理謂道就理而指形謂器一形之中而所指者有別非曰道是一物器是一物也形即理之形也理即形之理也謂道謂器不出一形所以不

可二之者然也然則器非氣之成乎道非理之行乎器有大小貴賤之不齊者非緯乎道無精粗輕重之不統者非經乎此乃理氣之為經緯者也

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心所欲即流行日用之間者而聖道之緯也矩即天理本然之準則乃聖道之經也矩是理也欲是氣也理為體氣為用而用自不踰於體也緯之準於經者是也情與性符心與理一人而道道而人即所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也至七十而後有覺其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未七十之前猶常慮其或踰於矩而不弛其自慎之意此可見矣聖人亦未

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發而為情然後見其性之為相近則豈非氣之為緯者乎既曰相近則本然之一可知矣本然之一非性之為經乎習之以善則可以為聖習之以惡則可以為狂所以相遠也聖人所以言此者以主經治緯之道不可不明也能治其緯而相遠者歸於近相近者歸於一則緯得以準於經矣

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庸即道之經也三聖允執之中是也庸是不易之理也古今天下之道其有加於此者乎此道民莫不性矣而其為鮮能者以其緯之不能準經也有不能準經者

以治緯之教不能盡也曰久矣者謂治緯不盡之後也若三皇之世無為而化者經緯之準不足言矣其在五帝三王執中建中建極之日豈有鮮能之民哉久矣之嘆蓋傷之也

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雖不行不明而道未嘗不存者常一之經也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立於天地之緯者不齊而發為人道之緯者多差失也然而有經焉其所過不及者可治而一之也如戒懼慎獨也擇善固執也尊德性道問學也三近也明誠也致曲也者無非治緯準經之事也能盡其

事則何憂乎不行不明也哉

答顏淵問仁曰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仁禮即性之理而經於道者也己即情之緯而發於視聽言動者也舜之所謂人心是也有非禮則私之勝而失於理即緯之失其經也治而克之隨其所非禮而皆勿焉者治緯之事也已既克之而復禮歸仁者準經之極功也顏子亞聖也而尚有非禮處故聖人告之以克復之方四勿之目况下於顏子者哉惟其所以請事斯語者乃所以為三千之一未達一間而好學之稱獨發於既死之後者也

呼參乎而謂之曰吾道一以貫之

一即道之經也貫者經之所以行於緯者泛應曲當無非時中之道也所謂惟仁體事而不遺是也經之必行於緯而緯之必有其經者其道固如是矣若性自性情自情經緯不相準則豈有一貫之道哉惟聖人能盡經緯之道而惟曾子始可以會聖人經緯之道矣故曰唯若曾子以下則所謂忠恕即其主經治緯之要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即聖道之緯發於言動威儀之間者無非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性與天道即聖道之經德於心而

純亦不已至誠無息者也子貢始得聞之有以識夫締之從經而出經未始不行於締則其所以自幸焉者深矣

孔子言大學之道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明德者以在我之經言之也上明字即治締之功夫也格致誠正修其目也新民者所以治民締而使準於所性之經也齊治平其目也至善者經之在於百行萬事也止者行得百行處得萬事皆合於當然之則有以準乎常一之經則已德民德未有不明者矣而無復更進一步處也主經治締之法莫備於大學一書矣

子思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顯乎隱莫見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太極之在天為經者以二氣五行為締造化許多之品彙則氣之所生理未嘗不行焉即所謂命也於是品彙之為萬物者莫不各有其所受之理焉即所謂性也此則在人物為經者也性既為之經矣則此性發於心身之用行諸事物之間者即率性之道也以此理為此形氣因為形氣之性而既為形氣則以此形氣行此性故

曰率率之者非所謂氣耶於是乎其所為情為行者一
順於所性之經而不戾於上天之命則可謂能準其經
矣聖人是也不能自準於經而勉焉思以準之者賢人
也若衆人則其於率之之際雖亦未嘗不因其所經之
性而發為所緯之情者或過焉而失其中或不及焉而
違於中是則以緯而反戾於經至或有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者矣有或甘為下流無意自力者矣必有聖人者
在上位順天理酌人情立主經治緯之道大之為三綱
五常之與細之為三百三千之禮置師表以訓誨之敷
學問以講明之抑過者而俯就之引不及者而跂及之
俾萬姓皆歸於教化之中至度類咸遂其性者即修道

之教也夫既有為人為物之理然後遂為此人物而以
此人物行此性命者為是道也則其可一刻離道而為
人乎性焉為經情焉為緯無間可容息矣則其所以養
性約情者非主經治緯之學耶戒懼慎獨固其要法也
蓋五常之經雖為固有之性而不為中之而自中者惟
聖人也其下若不能戒懼於不覩不聞之地則無以立
乎不偏不倚之體而為天下之大本七情之緯雖為是
性之用而不為和之而自和者惟聖人也其下不免有
氣稟之拘物誘之蔽者若不能省慎於莫顯莫見之際
則無以致無過不及之節而為天下之達道故子思揭
訓於一篇之首推極其經緯之道至於位育夫天地萬

物者而後已焉旨哉言乎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性固善故直曰善即以理之在人為經者而言也即所謂太極之理而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地而人之所以為人者此理而已在人而為人之理故曰性其本也何嘗有不善哉惟其為綿於心身之動然後為情意為德行為事業而始有善惡之什百千萬焉善有如堯舜也惡有如桀紂也堯舜之為聖人者非其所受之性有加於人而能為人所不能為之道也惟其生也得夫天地綿中之極純極粹者而能盡在人之經綿則有以全夫所善之性故便為人中之堯舜也至於桀紂其所經之

性非獨不固有也但其所稟受者天地綿中之極危極戾則既自暴棄其固有之經而無復人道之綿故所有者惡而已矣此桀紂自為桀紂非其性之元自不善也故為善為惡皆在於人苟能全其本性之善孰不可為堯舜哉然則知其所經之性固有於我而能勉於治綿之功者堯舜之徒也不知其固有之性未始不與堯舜同焉而放情肆行罔念經綿之道甘於下流之歸者皆桀紂之徒也故孟子必舉堯舜以為性善之準的所以明此理之經也治綿之道在其中矣

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

四體也

四者之情謂之曰四德之端則所以明夫四德之性於人者固有焉而不可易也非其為固有之性也則四者之端何從而發乎其發也皆從其本德故曰端其端何因而見歟曰七情之中而已七情之外豈有他情而四端何得外七情而有發乎然而孟子何不曰四情而必曰四端乎四端之目何以與七情之目不同乎七情皆各以一字目之而四端皆著兩字目何也竊嘗思之七情亦出於五常喜愛仁之發也怒惡義之發也哀樂禮之發也喜與怒對哀與樂對愛與惡對而喜樂愛三者感於順境也怒惡哀三者應於逆境也隨其順逆之境

而有其感應之別者智之發也可喜可樂可愛而必欲之可怒可惡可哀而必不欲之者信之發也然則七情者誰非五常之用乎夫世間事物之自外來者都是順逆二境而已此心之應乎順逆二境者有此七情而已性於心而為經者五者之性也情於心而為緯者七者之情也性外無性情外無情則心之所統者豈出於五者與七者乎所謂心如穀種生之理固有者性也因其生之理而生為芽苗者情也長為莖葉花實者事業也順境之來有三而其情之應之者亦三逆境之來有三而其情之應之者亦三應於順者皆欲之類也應於逆者皆不欲之類也則七箇字以目其情者無剩言矣四

端即非七情之外別有四者之路脉也惻隱直是七情之愛與哀也羞惡直是七情之怒與惡也辭讓施於喜怒哀樂愛惡之際是非別於順逆輕重之境則其於七情之外有四端乎孟子但就愛哀兩情之發於仁性景初頭不能自遏者以惻隱兩字目之曰仁之端也就怒惡兩情之發於義性最初頭不容私偽者以羞惡兩字目之曰義之端也既有可喜怒哀樂愛惡之地則恭敬廉遜之發於禮性者自不容吝故以最初頭辭讓之作為兩字之目曰禮之端也其於事物之來為順為逆皆自於彼而我之所以順其順逆其逆者實發於智性而有不吝吝故以最初頭是非之分為兩字之目曰智之

端也苟不有四德之性經於人心則其何從而發焉為情乎故以其由根本發動之始稱之曰端四者之端實不能自己者即信之端也故止言四端而性之有信可知矣蓋情則既發已成之名也端則纔動未成之稱也既發已成之名故謂之情則或有真妄之雜纔動未成之稱故謂之端則一於真而未涉於妄所以一於真者乃是四德之直出故不謂之情而謂之端豈非所以明此性之本善者乎然則七情不是外四端而別為情四端不是離七情而別為端也就夫七情之中指其各從本德始發無偽者是四端也然則於其四七未形未發之前必有以存養之不使之偏倚於其為端也必有以

擴充之不使之牯亡於其為情也必有以節約之不使之乖戾焉者乃所以主經治緯之學也朱子以為四端理發七情氣發六者蓋就其已發為情之後而分屬理氣者耳豈是究極其一原而乃有所分屬者乎四者雖亦七情中之情也而孟子特指其順發於性者言之故屬之以理焉非謂四端是七情外之情也七者雖亦本於性也而皆是氣與物接關由形氣之機故屬之以氣焉然而言氣時四者亦未必不在其中矣即所謂言理而氣在其中言氣而理在其中者也是若人心道心即一心也而分人與道焉道心果別為心於人心之外四端果別為情於七情之外耶理氣之一而二二而一者

此也然而後學之未達者因兩發之言遂以四端為斷然從理而發謂不雜於氣七情為斷然從氣而發謂不係於理界分四七必欲二其本此豈知性情之理者哉是則一心之中本有二條路一通於理一通於氣者也又以理屬之性以氣屬之心則性與心分為二物而性自有性之用心自有心之用心二者之用不相通也此不但不知朱子之意亦不知子思孟子之本意也

又曰五常之性經於人者無古今無聖愚為常一者也而七情之緯於人者亦無古今無聖愚為必有者也則豈不以有經必有緯故也惟其為情者不能皆中皆正或有偏邪過不及之異者以其已發為氣氣不得常純

故也然而情出於性性無不中不正故情亦隨而中隨而正者乃其順常也其有過與不及為偏為邪者乃其已涉於氣或流而失或熾而蕩者爾雖其為流失熾蕩之情者其本然之性之恒中恒正者未嘗泯滅故若不至為不移之下愚則亦必有妄中之真暗中之明偏中之中邪中之正者因其固有之天隨其觸動之機或有時而闡發焉即所謂四端也後儒見夫泛稱之七情不能皆純為真正而有偏邪妄暗之不一者則指之為氣焉見夫特舉之四端是七情中從本德直萌乃為妄中之真暗中之明偏中之中邪中之正者則指之為理焉是則心有二用而性有所不包之情者也豈理也哉七

情之外無他情也四端斷不出七者之區域矣合而言之四端七情皆理之發也何則七情為性之用也四端七情皆屬於氣也何則四端亦七情中已發也夫謂七情為理發者七者之應既不出順逆二境矣愛發於所順喜發於所愛樂成於所喜三者是順境而皆人之所欲也惡發於不順怒發於所惡哀發於失其所順三者是逆境而皆人所不欲也因其順而順之因其逆而逆之者非此理之常耶至於耳之欲聲目之欲色鼻之欲臭口之欲味四肢之欲安逸亦莫非此理也出於理之常者其謂之性外之事可乎故謂其性曰大本謂其情曰達道如果能順此理一定不易之則其發也必以其

事必以其時必以其節則情順其性緯準其經而為道之至善矣正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中而即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在是矣惟其各身其身自有其已故易流於私而七者之發或非其事或非其時或非其節然後氣焉而違於理情焉而悖於性即為不準經之緯矣此豈七情非理發而然乎只以任其氣之過與不及而不加治緯之功故也此七情之有善有不善而其為不善者非性之咎也氣之自謬於方發之際也夫謂四端亦屬氣者在情中為已發孰有為已發而非氣者哉故為之惻隱為之羞惡為之辭讓為之是非者雖為四德之首脉而無非氣之為也既是氣也而從理直出純

善無惡故為情中之最正最真特以四德之端目之以別於泛稱之情焉端者始發純善之稱非曰端自為端而不為情也然或德性無涵養之功者有夫其本源之中正則雖曰惻隱而所惻非常惻所隱非常隱雖曰羞惡而所羞非可羞所惡非可惡至於非合辭合讓之辭讓非宜是宜非之是非皆不可謂四德本然之則而其於四端之目有所戾矣惻隱而非仁羞惡而非義辭讓而非禮是非而非智者或有之則四端有不可以純理言者以其亦涉於氣也然此則就孟子本旨之外而推言其涉於氣者有或如是耳若孟子所謂則直指夫當惻隱之惻隱當羞惡之羞惡當辭讓之辭讓當是非之

是非元從性發有善無惡不待思惟未及攬亂者而言之者是也不曰四德而既曰四端則端是涉氣之稱也然則四端亦氣之為也而氣之純乎理之目也七情亦理之發也而初非以善不善分屬之目也所謂合而言之四端七情之為四為七者皆屬乎氣也四端七情之為情為端者皆理之發也七情也而皆為四端之正則為情之善不能為四端之正則為情之不善也四端也而能充其善則為七情中節之和而四德之用可準於四海不能充之則所發之端旋為之牾亡被掩於流失熾蕩之情豈得終成四德之功用哉此四端七情之得失未嘗不相通而無間焉故擴四端者所以約七情也

約七情者所以擴四端固非兩路功程也

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義與道是經也氣是緯也經必待緯而行故孟子必養是氣養是氣者所以治緯也其養之也必以集義者乃所以主經治緯也其所以集義者又非別有他道也只是涵養於未發之前者能主其敬省察於已發之後者不失其義而七情之發各中其節應接事物咸順其則者便是義之所以集也氣之所以直養也少或內省而疚外應而差則為害於直者大矣烏能養得至大至剛

之體而有盛大流行之用哉故氣得其養然後五常之
 性之存於我者溥溥淵泉如天如淵所以時出者無窮
 則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至於
 聲名洋溢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黎民於變時雍鳥獸魚鼈咸若至於天地之和應之者
 無非此氣之達此道之緯而理之為經者主乎其間故
 也所謂塞于天地之間者是也

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
 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
 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

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人之受生於天地者莫不有形體矣莫不有德行矣使
 之為形體德行者莫非性命也而性命互有輕重焉蓋
 由於天者命也定於己者性也性命有屬於形體者有
 屬於德行者其屬於形體者性輕而命重屬於德行者
 命輕而性重所謂形體者耳目口鼻四肢也而所感者
 聲色臭味安逸也其自有所感之各定而不可廢者性
 也而使之有得失饒乏之不同者則命也所謂德行者
 仁義禮智聖之道也而所應者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天
 道也其稟受之有厚薄清濁之不齊者命也而五者為
 吾所秉之常而不可易者則性也故命之所重則不得

性理說卷之四
不輕焉性之所重命不得不輕焉均是命也均是性也
而其輕重之相互者何也夫以形體之性屬於氣之締
也而順受其得失饒乏之命者理之經也稟受厚薄清
濁之命屬於氣之締也而德行之性理之經也所以在
形體則性矣而不謂性在德行則命矣而不謂命者此
孟子主經治締之道也無非理經氣締經常締變之義
也

周子太極圖說

太極理也陰陽氣也以陰陽為太極之動靜而生焉則
分理氣為二物可乎其曰無極而太極則以明夫太極
常一無變之體焉經之所以立也互為其根儀分兩立

一變一合以生五行五行各性則締之所以行也其曰
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則又所以合理
氣而一之也締出於經經在締中者固可見矣其曰無
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坤男女交感化生而萬
物之變化無窮焉則即所謂經締合一之道也但其無
極二五並言之而無極則曰真二五則曰精又以為妙
合則或有疑其無極為一物二氣為一物五行為一物
三者會合然後成造化矣是則不惟理氣有相分氣中
二五又各相分者而及其有造化時始相合矣此豈知
道者哉蓋言太極時無極在其中言二氣時無極太極
在其中言五行時無極太極二氣在其中矣分言之際

雖必有先後之序而其自為道而經緯之者理氣未嘗
有先後彼此焉固非無極也太極也二氣也五行也各
有所主各有其用異處異時而有離合也俱言之者明
其貫通之妙也曰真曰精者明夫理氣之實隨其為經
為緯而異妙也然而真以出精故曰真精出於真故曰
精遂為一道而生造化故曰妙合其言之密而其義之
備有如此也而人不能理會妙字故致其妄疑耳其曰
惟人也得秀最靈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
出則人得於天地之緯有剛柔善惡之分而五性之感
動為情者不能無過不及真妄偏正之相絕則在人之
經亦未嘗不一而緯之所以行於身心者有不能皆準

於經者也其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焉
則乃聖人盡經緯之道也修之之君子師聖人而取言
背之之小人恃聖人而取凶緯之治與不治而言凶之
分不為霄壤耶其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合三才而並言經緯之
道盡於是矣

程伯子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緣說性時便
已不是性也

夫生之謂性告子之言也孟子既非之而程伯子又有
是言何也蓋其言同而其旨則異也告子之意以人物
之知覺運動所同者為性而不知其所以為物之理隨

其物之品彙而別其則焉則其弊至於以人物為一性而人之性無分於物之性也其理乎哉程子之旨則以為允為物者既有此物之理故即為此物則其在生為此物之際其理已定於形氣之中遂為形氣之主即所謂性也以其隨生有性故曰生之謂性然則所謂性者受得天命分為已理渾然在中之時便可謂之性也禮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者是也其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其不容說時止自天理而已無端倪可測則果何得容說哉此即其性也繼而曰緣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既說性則已涉於人感於物而動故推而本之可說性矣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即情之動也其情已發

而後因其有慈愛之心而知其性之為仁因其有斷制之心而知其性之為義因其有敬懼之心而知其性之為禮因其有分別之心而知其性之為智因其有篤實之心而知其性之為信此皆因其心之已發便可說性說性既在已發之後則果非性也即性之情而經之緯也非若告子知有緯而不知有經也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經視於緯固重矣緯視於經固輕矣然徒經無緯不成物事徒緯無經又失統紀其何以為道哉論性不論氣則曰不備論氣不論性則曰不明備明兩字可見其為輕重而其所以理不可無氣氣不得無理也則均矣合

性理言卷之四
理氣而為一道所謂二之則不是者其示人也明且備矣

定性書

性之定者即經也心之有動靜即緯也其曰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者經之所以主乎緯也其曰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緯之所以順乎經也所謂天地之常即天地之經也心普萬物而無心者即天地之緯自準於天地之經也聖人之常即聖人之經也情順萬事而無情者即聖人之緯亦準乎聖人之經也廓然而大公者君子之立其經也物來而順應者君子之慎其緯也天人聖賢經緯之道皆在是矣

程叔子好學論

其曰天地儲精者以天地之經緯言也其曰得五行之秀者為人以人之得天地經緯之道而生者言也其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以在人之經言也其曰感物而動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以在人之緯言也其曰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以緯之有戾於經者言也其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以主經治緯言也治緯之術學問是也孔門三千之中惟顏子能從事於克己復禮克復即主經治緯之事也終至於不遷怒不貳過者度乎準經之緯也此獨以好學見稱於聖人而非程子孰明其好之之實哉

又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本七情之目也而有以懼易樂字者蓋以樂近於喜喜盛則樂故以懼易樂然懼亦近於怒惡凡人情惡之甚則怒至於怒之不可施者則懼焉懼亦惡怒之類也不知所以易之者何義也且喜怒哀樂愛惡皆於順逆之應對舉而互言之樂之於哀則為相對矣而懼之於哀則非順逆相對之應與喜怒哀愛惡之兩對不同無乃樂字為本自乎

張子正蒙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太虛是天之形也而張子指理言即天道之經也氣化即天道之緯也舉純理而名稱天指氣化而名稱道在

天之經緯備矣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天之經緯之道賦予人物者也性不是理在人物之名耶性與知覺即在人之經緯也心具經緯之道而用實宇宙之中其道不為大乎此張子之學領會得天地人物之理也

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者焉

天地之性即本於天地之經而為在人之經者也氣質之性即得於天地之緯而為在人之緯者也然天地之經為在人之經天地之緯為在人之緯者非謂理不涉氣理自來而為理氣不干理氣自來而為氣理氣各自為路不相通者也夫理自是氣之所以然氣自是理之

性理言卷之四
所能然由其有所以然者為其所能然者則理氣正不
是有各路者也而惟其有所以然則其必有所能然者
為之用有所能然則其必有所以然者為主故理無
無氣之理氣無無理之氣在天地如是在人物亦如是
常作一路行者也但以在天地在人物所以然處常為
理所能然處常為氣其為所以然者在天在人皆其理
也其為所能然者在天在人皆其氣也故以在人之經
屬在天之經以在人之緯屬在天之緯者蓋亦理之自
然者爾當然者爾若聖人則得於天地之緯者極其清
純故氣淳質粹其為天地之性之用者備中和之德無
過不及之偏則不待反之之功而經緯之道自無不盡

矣至於衆人其所稟得之氣質或有剛柔之過者或有
剛柔之不及者若任其不齊之稟聽其流蕩之歸則其
於天地中正之性有所遺失者遠矣故必加矯治之功
勉其道守迪之方然後天地之性不失其為經而氣質之
性不戾於為緯矣所謂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者非謂
全去其氣質之用也止當治去其過不及之偏者耳即
所謂治緯準經之道也

又曰既曰天地之性又曰氣質之性遂立其兩般名目
則孰不曰人皆有兩般性哉竊思所以立兩性名目者
蓋出於不得已也後學欲信人性皆善之言則人之為
惡者多似不可信矣又欲不信性善之言則無極太極

之理何嘗有一分之雜者哉以是將信將疑終身莫的
其見者多矣不但莫的其見而已殊不知善之必可為
惡之必不可為其為此學斯道之患豈勝言哉於是遂
為氣質之性之說又為善反與不性之論以示氣質之
隨理而生既不得不有而又不可以不反之於天地之
性者焉此所以有兩性之說而其所以以氣質亦以為
性者實乃所以明夫天地之性之為本然之性而終不
可易焉氣質之稟雖姑不可不以性目之而終不可令
自得以為性則畢竟天地之性自為吾人之一性而氣
質止為天地之性之用焉者爾以其亦稟於有生之初
故亦曰性學者要當分兩性中經緯則知所

所定矣就以程張兩先生之意究申其說焉夫從天地
之緯分為一物之初其所以為此物之理者即所謂天
地之經有善無惡所不可易之性也而既為此物有形
有氣之後凡其所性之感動流出者必由於形氣之機
而惟聖人中和備德之外象人則其有過不及之偏係
者或為之淵冰焉或為之焦火焉飛揚奔逸流悖蕩失
則其與出天之性本然中正者不啻冰炭黑白之相反
焉故不得已而分其目一則曰天地之性二則曰氣質
之性所以分兩性而異其目者恐人以氣質之有善惡
因疑夫本然之性之亦自有善惡也所謂天地之性即
指其元初所受乎天地之理只自有善無惡者也所謂

氣質之性即指其既有形氣自為一物之後發動自己
有善有惡者也此實所以為主經治緯之義也然其實
則本豈有兩性哉人止有所受乎天地者之本性而已
氣質者便是此理之所以為形質所以為運用者爾形
質運用其果為此理外之物耶形質即理之形質也運
用即理之運用也此猶經之有緯緯為經之緯也其以
緯為經外之物可乎然則氣者性之所以行也質者性
之所以定也就以氣質之常理言之則氣不出此性而
其行也無非此性不倚之中也質不外此性而其定也
無非此性不偏之正也夫焉有氣質之不善者哉故其
在聖人則氣質之性自準於天地之性天地之性流通

於氣質之性豈有兩性之可分哉惟其經有常而緯多
變故緯之在天地者其流行之際既不能無清濁粹駁
精粗厚薄之不一而品彙之稟受者不能皆得夫清粹
精厚之儲而濁駁粗薄者十居八九故氣質之不齊者
有許多分數而不為病於本然之性者鮮矣然氣質非
自為一理也亦無非根本於天地之性為其用者矣而
因其所稟之不齊遂有過不及之病而歸於惡耳如剛
柔本是天地之德也而在人則剛之過者為剛惡柔之
過者為柔惡其以剛柔之為惡者為剛柔本德之外別
自為一理可乎木之理在人為仁之性火之理在人為
禮之性金之理在人為義之性水之理在人為智之性

性理言卷之四
土之理在人為信之性即五常之性為經於人者也寬
裕溫柔仁之德也齊莊中正禮之德也發強剛毅義之
德也文理密察智之德也真實誠懇信之德也此皆在
人不可易者也初豈有不善哉然其成定運用之機軸
則即其氣質也氣質之所從而出者即亦一原之理也
而隨其駁雜之不齊以至於寬裕溫柔之仁失則為姑
息齊莊中正之禮失則為奢靡發強剛毅之義失則為
暴戾文理密察之智失則為穿鑿真實誠懇之信失則
為固滯至如楊墨老佛之為異端者莫不由於天理之
一偏而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此固氣質之非自為
一性也因此理之為經者必有其緯而氣之為緯者必

有其變故經常善而緯不能無善惡兩般性之目以此
而分焉非實有二理者也氣質雖亦曰性矣而君子不
性其性變而化之使之同歸於善此所以經常為經而
緯終為經中之緯者也

朱子大學序曰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
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
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
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
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
之官所由設也

仁義禮智之性其經也氣質之稟不齊者緯之變也不

能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歸不能準於經也。聰明睿
智能盡其性者，聖人盡經緯之道也。命之為君師使治
而教之者，主經治緯之事也。朱子以繼往聖開來學為
己責，平生所用心力者，無非講此理明此道業。此學者
也，而其大綱領則不出此一段說，故特載之。
前後聖賢雖未嘗以經緯言理氣矣，而所立之言所垂
之訓，究其大旨要歸，則無非經緯之義。主經治緯之道
，故載其大畧如右。

旅軒先生性理說卷之四

